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二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二年冬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儀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

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楚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侯○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指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鈎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皆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往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皆故數兩兩合五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毎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繒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

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
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
蔡氏德晉云納徵取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
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
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
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沈
氏彤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
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
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
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
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儷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
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
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
莫不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重皆禮使
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
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
也然則元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絁云緇絲
者象陽氣下施是緇赤陽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束
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
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
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
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

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著其中故禮服緇
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為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
也恭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為裏或曰凡昏禮無
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
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上大夫何為而不用其
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陀兼用元
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
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
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端元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為上
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
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
○注儷皮士古也○皆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
為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
實儷也士冠禮士人儷資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
儷為離九纁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
从鹿兩皆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進周古史考云伏義制嫁
娶以儷皮為禮古文離作離易離象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
令曰兩離不皆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上昏禮注云麗
兩也亦秋時曰鳥獸稱不失儷是儷為兩也說文作麗所引
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鹿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
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為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
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

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
以爲布帛卽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
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
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
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
約昏禮文云納
徵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某者使
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則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
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
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
傳云公一陳佗也佯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
○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略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
昬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
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
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

淫爲重也穀梁注云公毋喪未再朞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卽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卽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

疏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卽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

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稱
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
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
祭叔天子寰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
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
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
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
何休駁疾云南季辛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
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
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
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讓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
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
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
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
也閒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
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闔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
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
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
小人義問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
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
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

聘小人而已

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者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是與彼同也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奧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屬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

以社爲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垂至大○白虎通社稷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舉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

故云列地利蕭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
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
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爲鄭學
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
服著大袞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
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既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
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
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可能更無配之之人爲鄭學
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大牲句龍是上公
之神社是地示之別所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雜鄭云
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
九年左傳云何龍能乎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
知社郎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大同功唯尊
祀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
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貴上公不言貴地示
明社是七公也又月合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
后土也句龍爲后上鄭戲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郊自相違
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貴上公者以日食臣稷君之衆故
以貴上公言之句龍爲后上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
云君稷示士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
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

逸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注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所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衆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作社云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求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元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白虎通又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蓋
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
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注据上稱州○上十年荆敗蔡
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
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曾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
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累而
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
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
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之以與之也繁露觀德云
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荆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
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
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
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
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一此
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繫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

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朝公○解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舊疏云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莊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程程郎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梲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

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棳釋名又云棳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禰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禰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卹丹楹刻桷皆為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為盛飾是也江氏鈞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即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異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即祭禰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祭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為廟見致

詳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與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
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
貢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
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感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
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出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
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
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
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
孔穎達謂舅[illegible]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拔三月廟
見專爲舅姑[illegible]殁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此於禰廟
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受降自
作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乃故先見禰廟若受之舅
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
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擧禮行事於廟記云受
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
故鄭彼注以廟與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詩大之與○
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試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
大夫倉士黈御覽引作大子丹諸侯黝堊所訓天子諸侯各
有制也觴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
言桓宮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桓見殺于齊而飾
其宗廟以裝佐[illegible]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
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章注注椽榱

也礱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
磬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爲先祖礱之加以密
砥又云諸侯礱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斲之注不礱士首
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人傳云天子之常其朔夫子斲其
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棱上首本鄭注礱楣之也密石
砥之也禮器疏引合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本之首本令
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廬天子之楣斲之礱
之加密石爲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何氏
所引晉語文止言榱桷之制與檻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
丹檻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礱下作天子之桷椓而礱之
段注椓當依類篇所引作斲穀梁傳尚書大傳首語公羊注
皆作斲可證棱者謂斲其通體成棱故曰達棱首本者斲其
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
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士首本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
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
三月刻桓宮桷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嘗之例
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
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成六
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
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
義或
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

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釋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存秋雖亡國數十年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存秋之中先見獲滅備日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泆能變爲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誅死於戎惑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蜉蝣之詩始作其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彊又罷者有悲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彝言乎曹之君世稱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注入所至復日○曹孫云卽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

卒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迻義云俗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嫌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羇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曰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貳佚污貳之行疏注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汙校勘記云按汙佚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汙二字疏故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汙佚可知通之義云貳義如傳取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貣之譌貣與忒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

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彖傳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
貣爲月令無或差貸貸即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
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忮忒毛傳忒變
也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
卑汙變雜也作貣者段借字說文員部貣从人求物也貣之
亦義俞氏褫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爲汙貳蓋以
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爲二則污字增出矣今案貳當
讀爲胍王篇內篇胍垢胍也垢胍則有污義古字即以貳爲
之廣雅釋言貳污也王氏念孫疏
證貳當作胍然與下魯子曰不貫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
然也 注 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曰也解言非齊惡
我也我行污貳動作有危故曰之也 疏 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曰
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
此訛言郭本以下同毛本言訛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
相疑[illegible]盟故曰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
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曰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疏 說文木部桷榱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
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
林云周人名椽曰榱齊魯名榱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榱注

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椽在檐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桷虞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方言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詩商頌松桷有梴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飾廟非經譏合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堊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譏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

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疏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以爲禮正也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臣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宗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儀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紝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常儀於此經義未及也〻注謂注至書也○齊疏云略依加齊本實注通非謂親迎而往但存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爲而書書矣公于禮說云問者曰舟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惑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注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論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避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啓屢

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則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屏私北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疾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為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同宗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厲敵二家之說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容即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為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何疑外親不過緦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緦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為贅緦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穢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

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奠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皆義云饋明饋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過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行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注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嘗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醮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餽亦不奠菜非衜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往後取未婦而婦故杜據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疏）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包氏愼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與大夫宗婦覿用幣麻八月無

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据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難也其言日何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据夫至不日○即桓三年書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

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僂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僂卽婁婁卽今屢字訓數亦訓為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賣之不可僂售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卽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釋文婁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為摟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為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摟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牽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僂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走部遱連遱也言部謰謰謱也行步相連謂之遱言語相連謂之謱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摟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卽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以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背事故注以為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九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亦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為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為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惟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慾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稍詣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人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答之日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告云纚笄綃衣則首服纚笄衣當綃衣矣李氏縰平毛詩紬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簪畢以纚縰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袱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褐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

其義皆當如此三年側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歷之機高注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輦於宮中遊翔至于歷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書人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覿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尋卞傳此舉婦贄更不言大夫易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識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

言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此婦人之處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筓棗栗又云受筓腶脩曲禮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室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婦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既憒憒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眞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贄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端贄

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覿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覿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覿見也說文人部儥見也段注云儥訓見卽今之覿字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覿覿行而儥廢矣許書無覿字以他字例之葢禮經古文作儥今文作覿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訓覿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贄也疏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所不取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齊見知非禮也疏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宜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注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

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

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

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

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

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

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醕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覩

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巳大

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

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

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

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

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敎化自本始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音同十行本腶誤腶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腶釋文作段瞿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腶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贄云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作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易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以物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為贄也○注腶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贄云腶脩者脯也通養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腶脩周禮內饔凡掌共羞脩腶脯也有司徹云人于房取糗與腶脩注腶脩擣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脯大同故以腶脩為脯矣釋文云腶脯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腶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為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腶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腊人凡田獸之脯腊

膴胖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此上衍姑字下行女字當據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腶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敖繼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服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聞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腶脩也可料取其一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詁棗謹敬詁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日下同○注腶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贄篇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注凡贄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玉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

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
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禮記曲禮云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
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
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
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
勘記云此本雉設雜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
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為贄取
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
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押而服之
故士以雉為贄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
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贄云大夫以雁為贄
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
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順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
然有先後之隨必儼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贄大宗伯
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
以為贄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
列也經義述聞云士皆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卿也是雁
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為摯則是
死物也而記云摯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贄冬用
雉夏用腒是因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雁蓋春北去仲秋始來
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為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

雁矣雁盜賊也賊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脩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爲鵞亦雁之屬也按鵞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鵞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鵞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贄云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繫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贄云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淸潔

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暑過而不濡視之如廣
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
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
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
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
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暘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鬱釀鬱
艸芬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暘於天下
暘於地無所不瑒故天子以鬯爲贄繁露云暘有似於聖人
者純仁滄粹而有知之賞也擇於身者發爲德音發於事者
蓋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
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天子其滄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
天子以爲鬯而各以事上也○注故觀至任矣○繁露云觀
贊之意可以見共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
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
云春秋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
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
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
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
尊指大夫爲宗于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
有疏字依鄭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
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

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冑者之嫡嗣爲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完之世嫡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夫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爲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

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者有繼者則皆祖亦有也則小宗四
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統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
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
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
宗爲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
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
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
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適與
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
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
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繼父以後大宗閒人適漢云大宗有絕
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
殤而死庶子弟爲後也沫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
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
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不也不
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
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
後大宗也適與引陳鉅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
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
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
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

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中言支
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
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
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
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
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
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
祭祀固未嘗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
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
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大于至專宗○白虎
通宗族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
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
大夫爲宗子不言奪者侯爲宗子也漢書侮禍傳曰諸侯奪宗
聖庶奪適如淳曰尊宗姊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
子之事侮禍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
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
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
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姓養卽
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
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

尊之義服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
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已爲大夫不敢以尊降者
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
子之家社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部
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背臣不得以一日當貴加乎宗
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
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膌孫雖爲大夫不故降宗子故服
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孫宗故也胡氏培
翬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馬宗于
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
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尊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
○帝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
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需然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
已歿也無出施於尊者
似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夫人至水也
○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
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
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
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漪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之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差繆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羇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疏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内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從小國本當與邾同故于會仍得稟氏蓋與卒葬同義壯以爲羈

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注据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据以難也

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据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据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据閔子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据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偪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亾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傳其

不及以泄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拔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壁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注人來攻已故少則守穀梁僖二十三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爲主
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

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疏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亾身亾者仁人所不爲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强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子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

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即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

順按順諫郎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以謂此戎衆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即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贊陳諸侯僭天子故為直諫也○注闕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觀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覵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年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收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觀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
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諂
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
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巽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
也劉熙諡法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
之隕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禍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
十三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
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爾堊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百
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吾
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
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
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亡者是爲戇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爲句郭音虢
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
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
不采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援
讀異此蓋就經
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公在赤下（疏）舊疏云謂
此郭公實
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
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

地者出奔也名言歸例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疏）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亾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亾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亾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墟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例在下者口援爲赤歸于曹著辟例也例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啓天子之闕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諫亾國之罪不相掩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强通姑闕焉○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卽從微者例竊得錄其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按穀梁

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蒸校字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注稱字至禮之○孝閩監毛本同誤也朱本鄂本孝作字當据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嘗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桼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侯按之以禮況於五等諸

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王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文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甚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皆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注衎名者起流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儀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

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爲辛未朔也元史曆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亢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議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收入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据日食在天（疏）○注据日食在天舊疏云謂日食在天上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論語衞靈公篇君子求諸已集解求責也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以朱絲營社或曰

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禜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禜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為禜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疏引此傳文是禜有雩義故讀為禜○注

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
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
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
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
篇鄙謗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
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辭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遊
○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
閒巽解故先者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
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地也爲陰
故爲士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
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
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
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
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死辨物篇云夫木旱俱天
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
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
令大旱者陽氣太儉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塡也也性塡厭
之太甚使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
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
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攝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

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
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
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
宜木營者榮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
榮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禁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
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卑
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
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
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
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于寶周禮注社太陰
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
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獻陰之法也說文示部
禜設綿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
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禜之事皆有禜禮故鄭注
周禮引此禜朱絲營社釋禜爲○注或曰至說俯丶舊疏云知
其非背正以門食者陰氣陵陽社官五上之坤埋宜抑之而
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雜日食亦未全闕其犯社也○
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貴之各本脫者
字宜据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
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羊者之祭無不用
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所禱者以有寒暑水

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讀相近為禳祈讀宗為禜然
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大災者
謂日月食之示以祓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
幣無牲若水旱慝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
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
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
非請於天先言鼓畚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祭也
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變云所以必用牲者社
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攻慮賁也是以用牲為得禮正用令文
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
穀梁又云天子枚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析言充其陽也旒引麇信徐邀並云
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巾央黃鼓按周禮
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
鼓矣○注不言金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
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
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為譏其不宜
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
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
也○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
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
牲于社故為善辭若然既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譏者應

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嗣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衞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衞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襄也据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据一鼓用牲耳（疏）注据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下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爲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

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禮焉然非禮與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之爲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注大水至所爲○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注雲貫至於君○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物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注 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

内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

者比於朝輕也疏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
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
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
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
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質親親之義一朝聘
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
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
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
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
成禮乎寘邪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
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
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襄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
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決梁之盟
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焉其朝京師
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
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
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
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郎
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惡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薳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大耳當以左穀爲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注据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敍於莒上故也衆也曷爲衆殺之注据殺三郤名疏注据殺三郤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偏戮之詞晉

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末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也

注　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疏　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溥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殺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郎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繆表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昔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拔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

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孫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者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注据胡子髡滅疏注据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之會齊桓不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爲難柒本爲釋文髡作髠下从兀盧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爲戰疏注如上至爲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諱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据國見侵出奔

以辟難爲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謀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偶者曰侵言之戎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誅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擧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擧隱經自該羈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予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郯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恒之會不致其伐猶故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包氏愼言云經

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厤爲十一月之二日劉歆同○注
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
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
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
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
月二日楚鄭分子
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
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
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
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
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即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
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
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
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
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
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

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郎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拔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邪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為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曾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責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開成石經刪○

註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會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爲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耀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爲藏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爲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爲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爲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衞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曾有慶父之難時始萌牙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

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毋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爲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避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逢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迨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加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于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黍報骨肉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吾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溫姜之言曰皇后諸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

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据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卽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伻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

不忍見也〔注〕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

〔疏〕舊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埋無君使往會是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告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為二未知何據○注据有來歸○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杞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殁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謝諸侯大人爵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存得歸甯也父母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

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本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曰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爲尊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旣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旣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鄭詩旨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粱子曰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焉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甯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甯兄弟身不自歸此安說也問甯父母不問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卿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

母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暘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恭郎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稚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觀歿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聽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類儕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級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懔懔有不克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

貫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疏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之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

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
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舊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
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
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
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注
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
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
德也亂家于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
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家無所受命也
白虎逆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長不娶逆其之子不娶世
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闕氏若
賬潛上餉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富嫁適遺父喪故日
喪父長子故日無所受命此則會子問昏禮既納帶有吉日
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
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儆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
之命請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會子問所記特因
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
强盜謂無父之女故曰戒教戒耳○注無子至嫡也○毛本
悖誣背大藏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
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
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　可與其棄
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按后　人無子不

乘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咨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甚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為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末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為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為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禁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闇之問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詩猛答步熊問為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為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嫁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按適母繼母所後母非己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為人

後故不服若妻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姑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娣姒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閔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淩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遁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

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曰織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行司之斷斷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指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指

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婚姻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賻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令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適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同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適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

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
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
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
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亦稱公故解之也
○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
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
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
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
曰王者之法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
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
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
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
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
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
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
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
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
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
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為王者後故服稱子下存
周宋為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為政云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纘周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注諸三代改制文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黜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命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鄭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濮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終

子汝蓀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